

血色黄昏

——
西部的故事



•5

子 著

血色残阳

——西部的故事

竹子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56,25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280册

ISBN7—5407—0660—7/I·450

定价: 3.10元

竹子小说集序

贾平凹

我为竹子书序并不能给他增光添彩，竹子嘱我为序也不想以此扩大印数；我说过，竹子，我只能写八百字，竹子说，六百；于是我写他几件小事。

人叫他老竹，其实本名魏杨青。关中平原多杨树，他以此炫耀，能背诵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。后来到过南国，看见满山满野的竹，他爱上了，说竹有水绿，冬天不落叶，能造纸，水火就既济，最虚心，有气节，柔可绕指刚则作刃，“我一定是竹鬼转世的。”他于是改名了。

能认识前身，已是怪异，果然从此文章秀美了许多。但读者全以为他是个修体女子，给他写好多信，他不便解释，就不回信，由此又有来信说“你真个清高！”

竹子的坏处是幼时易被人挖去吃笋，所以他在未成名前受了不少奚落和作贱。竹子一节一节往上冒，步步为营地爬天，所以他常常自卑得让人可气，又常常自尊得让人好笑，

但毕竟又在文坛上混出个名堂了。竹子最忌开花，开花预兆灾异，所以他说，“我成熟的时候就完了。”也所以他的人和文总看出天真和浪漫。

一个下雪的冬日，他打电话逼我去吃酒，进门他却呆立窗前看一只鸟在窗台的雪上走“个”字，泪流满面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看见了“个”字想起了竹叶，竹子不正是挂一身“个”字吗，遂伤感悲怀。我说：岂不正好，竹不同于木，也不同于草，“个”是个性。他想了想，悲苦没有了，说让我酒后给他题书个书房号。酒喝过三巡，两人微醉，他想出一个词：孤竹轩。竹本来就“个”，又要叫孤，可见他今生今世不会太富贵了。后来我们论起什么是孤竹，竹林当然不能算孤，竹排也不算孤，扫帚呢，更不是。说来说去，笔是孤竹。

于是我写了，又下题一段小文写笔之孤状，末句是：笔为孤竹，能使文富，却将人穷。

1990年3月16日早

BL17104

目 录

竹子小说集序.....贾平凹

西部的故事

野 洼..... (1)

血色残阳..... (16)

阴 影..... (31)

屠 夫..... (43)

远去的歌声..... (58)

西部情人

破碎的日月..... (73)

夏天的回忆.....(109)

人 世 间

生者与死者.....(157)

秋天的黄昏·····	(169)
观雨独白·····	(177)
夜，在荒原上·····	(191)
雨 天·····	(200)

孤竹轩志怪

海岛与人·····	(206)
没头没尾的故事·····	(213)
不 逝·····	(222)
妙 药·····	(234)

作者简介·····	(245)
-----------	-------

野 注

—

陇州有个马蹄湾。马蹄湾最叫响的是吹鼓手。吹鼓手中吹得最好的却是梁旺泉。民国七、八年那阵，一个陇州全遭了年馑。梁旺泉就随着头扎黑头巾的父亲在外流浪，以打短工为生，或是打土坯，或是赶麦场，东家一口饭，两家一粒米，凑凑合合糊弄着日月。也就是在那个年馑里，他跪下身去，给一个潦倒的艺人磕了三个响头，拜他做了师傅，学会了吹唢呐。回转身来，就专为婚丧嫁娶的人家吹吹打打。日月一久，自然也就收下不少的徒弟。

梁旺泉唢呐吹得好，为人又极是活泛，如此的便深得村邻惜爱。远远近近，不论谁家死了人，梁旺泉都会带上三五个徒子前去送葬，头上自然也是缠着孝布的。出殡的时候，他一路呜呜咽咽的吹，家人或是亲戚，也就呜呜咽咽地哭。一路的白幡，一路的纸灰，一路的呜咽……这家亲戚丢下几个铜子，那家亲戚撂过来一枚银元。他从没计较过多少……

天长日久的，加之省吃节用，光景也就过得中上。做爹的脸面也光彩。到了民国十五年，他已是十八九的汉子

了，做爹的就给他寻下一个生意人的女子，成全了家庭。这女子名叫惠子，见过世面，人又精干，素净苗条的，侍候公婆如待生身父母，一天三顿煎汤热饭端上老人的炕去。村邻乡人都眼热，说梁家的祖坟风水好，是该人家过好生活了。几年后，这惠子给他生养下一男二女三个孩子。梁旺泉欢喜得不行，遂视孩子为珍珠宝贝。一对夫妻，恩恩爱爱的，一个家庭、和和睦睦的。那日月，自有万般的说不出的滋润呢……

到了民国二十一年，这个滋润的家开始破落。究其原因，只因这梁旺泉搭救过土匪头子辛柱子。于是，也就深深地埋下了祸根——

那是一个万般沉寂的夜。山地死去了。没风没雨，没星没月。梁旺泉和婆娘安顿娃娃睡下后，吹灭了豆油灯火，正准备亲热一番，突然“叭”的一声——沉闷的枪声从洼那边传过来。梁旺泉一个激愣坐起身，黑暗中对婆娘说：“有土匪！”

婆娘吓得蜷缩进被窝，半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

没过半个时辰，就听得咚的一声响，象是一口袋粮食在院外栽倒了。梁旺泉屏住呼吸去听，却再没半丝声响。梁旺泉要出去看个究竟，婆娘就攀了他的胳膊生死不让。他甩开婆娘的手，兀自披上老羊皮袄，拉开板门，走出屋去了。在后院墙根下，他发现那里斜斜地栽躺着一个人。用手一摸，满脸是血，当下心吃一惊……

这时，山岭那边传来一阵呐喊。梁旺泉站在道场边，见十几炬火把，在幽黑的谷底里移动，夹杂着含糊不清的呐喊。他明白他们是在追逮倒在墙根下的这人。他痴呆了半天，突然一哈腰，将那人背了起来。

拐过一个山岔。那里有面青石崖。梁崖上有一个自然溶洞。洞是不大的，极窄极浅，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。梁旺泉将那人背进洞去，在他的身上苫盖了些柴草，觉得万无一失，这才趑身下来，回到他的厢房去住了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那人醒了。梁旺泉搀扶他爬出石洞，回到家里，嘱婆娘烧下一盆煎热的水，替他擦去了脸上的血污。惠子见男人对那陌生汉子如此热情，当下就热过自家筛的谷子酒，烧盘酸豌豆角，放到小炕桌上，让他们俩人去饮。

那人呷下一盅热酒，突然一下了跪倒了：“大哥，你救我一命。今生今世我不会忘了你的……”

梁旺泉忙说：“兄弟，别这样！”说话间，细一看那人，只见他鼻梁骨高高耸起，两眉间立着三道竖纹，脖项上斜斜地横着一道伤疤，心内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“敢问兄弟是哪个村上的人？”

那人便说：“东崖头的。说出来大哥你别怕，我就是辛柱子……”

“啊！你是辛柱子？”梁旺泉象一头受了惊吓的野马。他知道，辛柱子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土匪。人见了人跑，狗见了狗咬……不过，他马上又使自己的神经镇定下来：“嗨，兄弟你也真是的。什么活路不可以做，偏要做那让人唾骂的勾当呢？”

辛柱子多喝了几盅，此刻已有几分醉眼朦胧。“狗日的，都是那保长，骑到脖子上拉屎，妈的不是个东西……”原来他家因地界和保长家犯了口角。老大气不过，窜过去和人家面理，却反被人家给打成个残废。辛柱子忍无可忍，就执了菜刀，夜半三更的翻墙过去，将保长的头给割了……这一下惹了祸，自卫团到处缉拿。他不敢在家久呆，无奈中撇下

了婆娘娃娃，上山钻进了土匪窝子。天长日久的，在那圈里竟至染上了赌博，手气却总是不好，输掉了手里的积存，夜半三更的就去打抢财主大户，或是拉驴绑票……昨几个夜里，他摸黑回家去看婆娘娃娃，没想到竟被自卫团发现了，一路追杀到了马蹄湾……

梁旺泉听罢，心儿便一个劲地哆嗦。末了就说：“兄弟，莫再干那事了。跟着我学手艺，吹唢呐吧！”

辛柱子只是摇头：“没指望了。嗨，这样也好，过惯这种日子了，乐得个自在……”嘴上这么说，神情却是万般的伤感。

梁旺泉坐在炕上，看着火盆里的劈柴噼哩叭啦的在燃，半天没再言语。

辛柱子说：“大哥，日后你放心，若有谁敢动你的家当，我叫他瞎着眼窝出去！”

梁旺泉思量半天，仍是说：“兄弟，我思谋了，你还是随我学吹唢呐吧！做那事，见天提着心吊着胆的，又遭人唾骂，后世留个啥名声哩？村人要给你的坟上砸桃木楔子的……”

辛柱子生冷地只是笑，末了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别劝道了。我已是个恶种，就这样的一条道儿闯到黑——哪塔儿天黑哪塔儿睡！……”

二

梁旺泉和辛柱子交了朋友，村邻四舍的人都知道。一些家里有钱的，就开始有几分的怕梁旺泉了——怕他做个内线，拱动着辛柱子拉杆子人来打抢。

梁旺泉，没有昧掉良心，去做那没肝没肺的勾当。他依然走乡串户，给死去的灵魂吊唁，吹唱挽歌。一路的喷呐呜咽，从这个山洼吹到那个山洼，从苏家河的上游吹到下游……

辛柱子隔三间日的也来串门，偶尔捎带一只在山野上打得的野鸡，或是野兔。惠子拿去做，梁旺泉就和辛柱子盘腿坐在火盆边的炕桌旁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啃鸡。

到了春末，山绿得发黑。有一日辛柱子又来了。他背着个布袋子，一进门就兜起袋底，哗哗地抖落下一炕的银元，白光光的。梁旺泉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做啥？”

辛柱子说：“大哥，你救我一命，我没别的报答，你就拿去使唤吧！”

梁旺泉慌了神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

辛柱子就说：“大哥你放心，这钱不是黑心钱，也是咱们身上的油呢。保上多收了咱们的税，我抢回来的……再说，我这一走，不定哪天才能回来呢。”

惠子忙问：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辛柱子说：“我寻思了，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出路。前几个听说北边闹红哩，专打土豪，为咱穷人撑腰仗气。我想拉几个弟兄，去那边谋出路。”

梁旺泉沉思了半晌，才说：“兄弟，你听哥一句，那边的情况你又不摸底细，这一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尸骨可就要丢在外乡了。”

辛柱子啃着鸡腿不吭声。

梁旺泉呷下一盅酒，又说：“还是跟哥学手艺吧！人可以穷死，饿死——死也要死在家中，死得清白，死得光堂。

到啥时候，也是男人不可盗，女人不可娼……”

辛柱子涨红了脸面：“大哥，你是嫌兄弟我给你丢人了？”

梁旺泉自觉失口，忙说：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说了一会儿话，辛柱子要走了。惠子便将炕上的银元，一枚一枚地装回到布袋子里去。梁旺泉说：“兄弟，这钱你还是带回去吧。大哥这光景，你能看见，过得还凑合呢。”

辛柱子架不住这两口儿的推辞。无奈，只好背着布袋子走了。

旺泉爹，一个憨实的山汉，看着辛柱子的身影拐过村东那个黑兀兀的山嘴，叭嗒着烟袋，下巴上的胡子索索地抖：

“我说旺泉呀，你什么人不能交，偏要交他这种货呢？你看他那长相，天生的不安分呢。”

旺泉就说：“爹，我看他心眼也不坏。再说，他又不伤害苦命人……”

老人于是就摇头，就叹息。眉毛蹙得更紧，胡子也就颤得更欢……

不久以后，果真的就爆了事。那是初夏的一个正午，梁旺泉蹲在道场的苦楝树下编织竹席，三道沟报丧的人勒着孝布来唤，说是他的二叔歿了，晚间成殓，让梁旺泉带着乐班去吹唱。

梁旺泉收拾了竹刀、竹篾。要走的时候又叮嘱婆娘说：“娃他妈，赶空儿把那袋苞谷磨了。”

他一走，婆娘就背了苞谷，到河湾的磨坊去了，水车轮子“吱喽喽”在转，石磨儿也便随着水轮子一个圆接一个圆地转。惠子将苞谷倒在石磨上，看着粮食从磨眼里磨下去，兀自地就笑了；山里人日月过得真有趣……男人在外边转圈

圈，婆娘在家里转圈圈；春天过去了，夏天就来；夏天过去了，秋天就来；秋天过去了，冬天就来……紧跟着又是另一年。

天气炎热，山中又少有人走动，惠子自觉身上热得都长了痱子，忙活中就脱去外衣，只着一件紧身的粗布背心，又是箩面，又是筛糝子的……

也就是在这一天，辛柱子喝得醉醺醺的来向梁旺泉俩口告别，他谋算着后日就去北边，投靠“闹红”的人去了。跑到家里一问，才知惠子去磨坊磨粮食了。他寻思着搭把手，于是，也就到磨坊里来了。

辛柱子满口酒气，醉眼朦胧地走进磨坊。惠子听得有人进来，吓了一跳，扭头见是辛柱子，这才舒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柱子兄弟，你怎么来啦？”

辛柱子说：“我，我后日……走。来，来向你，和大哥告别。”

惠子说：“你当真拿定主意了？”

“嗯。”说完，辛柱子半天没再言语，死眼儿盯着惠子红粉粉的脸面。惠子一看他，眼皮便低了下去。

辛柱子在外浪荡，许久没见过女人了，包括自己的婆娘。这时见惠子穿扮得这般单薄，奶子将胸前的背心撑得鼓鼓的，象耸起的两座小山，不由得痴呆了脸面。

惠子扭身要穿衣，辛柱子一把拉住她：“就……就这样，这样好！”他拉着惠子的手，心儿一拱一拱的，竟有了几分的语无伦次。

辛柱子木呆呆地瞅着惠子，眼内泻出一股怕人的热情来。喷着满口的酒气：“嫂……嫂子，你……你别，怕！”

惠子象一只小羊羔，惊吓得浑身哆嗦。她想呼叫，却没

有呼出声来。

终于，酒性和兽欲交和着在辛柱子的身上发作了。他感情冲动地一把将惠子揽进怀里，惠子使劲地挣扎，挣扎，终于就没了一丝的气力……辛柱子抱着一个柔软的躯体，走向磨坊的那个没有亮光的漆黑的角落……

辛柱子作孽了。天快擦黑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。他觉得刚才发生的事竟象梦一样——啊！我是个罪人！我怎么做下那事了，我不是人！日后我拿啥脸去见旺泉哥呢？

辛柱子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嫂子，我不是人！我是个叫驴，是头野公猪！”

惠子牙关咬得咯蹦响，一扬手，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。

辛柱子流泪了。他知道惠子终生是不会原谅他的。于是，便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……

惠子慌忙扑过去，死死地用手捺住辛柱子握枪的手。辛柱子丢开枪，突然“哇”的放声大哭了，“嫂子，你让我去死吧！”

惠子便骂道：“好个没出息的汉子！你死了，腿一蹬死个轻快，可把你的婆娘娃娃撇给谁呢？”

辛柱子恼恨地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，泪流满面的，几乎没了人样。

三

第二天，梁旺泉挟着唢呐从三道沟回来了。一进门，他从腰里摸出三枚银元来，往炕上一撂，便说：“这回挣的多，整整三个‘大头’。”

惠子脸面苦楚楚的。她扭过脸去，兀自和着面，不作言语。

梁旺泉嗅出家里是出了事，忙问：“娃他妈，你，这究竟是怎么啦？”

惠子只是呻吟。梁旺泉起身扳过她的头来看，只见她满脸的泪水，不由得紧张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惠子的眼窝里仍是扑簌簌地往外流泪。她“哇”的一声，终于哭出来了。一倾身，扑倒在梁旺泉的怀里，整个身子都在抽动，颤抖。

梁旺泉一把推开婆娘：“你说话！”

惠子于是就哭着嗓子，诉说了昨日磨坊里的事。

梁旺泉一听，就象遭了雷击，咚地瘫坐在地上了。神情麻木，没有了半缕的血丝。“辛柱子，你这条喂不熟的狗！……”他不断地喃喃自语着这句话。

惠子上牙咬着下唇，以致唇上都现出了一道紫色的牙痕。她说：“柱子也是一时冲动，做下了孽事……”

梁旺泉浑身在颤抖，眼珠儿却是木呆呆的。

惠子说：“……他，你不必和他计较了。听说他要去北边，你就让他去吧。你就权当他是死了。他也是多喝了几两酒，一时冲动……你就，饶过他这一回。”惠子的声音颤颤的。

梁旺泉脸儿涨得发紫，怒气儿在心内拱动。他瞪着婆娘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你个骚婆娘，你还有脸替他说话呀？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”

惠子慌忙缩到屋角，吓得浑身哆嗦，不敢再言语了。

梁旺泉思想着什么，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他突然操起门后的一根棍棒：“你个骚婆娘，你还有脸活着呀？你怎

么不去死呢？你活着，这不是辱没我梁家的门面吗？”一棍棒抡下去，冷丁地又在头顶停住了，凝固了，一分钟，两分钟……突然地，梁旺泉扔了棍棒，自己扑倒在炕沿上嚎啕大哭了。

惠子也是个烈性女子，她哪受得了这个。委屈和气愤歪曲了她的脸面，眼泪却流得更快了。她一扭身，旋风一般地朝外跑去。

猎狗不知发生了何等事情，也便随着惠子在山野上蹿跑。

翻过一道秃梁，一道深沟便横在眼前。苏家河咚咚地在沟底流淌。惠子踏着小路下到沟底，不想猎狗却从另一条道儿蹦下去，抢先在了她的前头。

惠子站在深谷的石灰窑门前，顿觉身子发软，颓然地靠到了石崖上……她感到恐惧。生是痛苦的，死又是恐惧的。一个女子的出路在哪里？

河水在呜咽，惠子在哭泣。我是妖、是怪，是魔鬼！天地间本就不该有我的！这种念头在她的心里不断地得到强化。她一咬牙，泪水扑簌簌地就流淌。她车转过身，闭着眼睛咬着牙，疯了一般地扑进石灰窑……

猎狗在窑外汪汪地狂吠。

人们是先找到猎狗，尔后才在石灰窑里拖出了惠子的死尸——一个粉白的身躯——一个白人，连乌黑的头发都成了白的。

按当地的乡风习俗，惠子是凶死的。凶死鬼是入不得村舍的。惠子的死尸在村外撂了两天，便在河湾旁那面山坡上掘了一个坑，用竹席子卷着，入土下葬了……

那一天，辛柱子就坐在另一个山头上，泪流满面地看着

这场凄冷而残酷的葬礼。他明白，是他害了惠子，丧了一条性命。他想下山去，却又恐惧得浑身发抖……我真真的一条恶虫呢。他真想掏出自己那东西，在石头上将它捣个稀碎。他痴直地树在山头上，后来竟听到了自己一声奇怪的呜咽。一块巨石，被他踹下山去，在湍急的苏家河里溅起了丈把高的水花……

惠子的殉节死难，几乎使梁旺泉没了人样——他的眼球儿红红的，充满了血丝。在孩儿的哭唤声中，他痴呆得象个木头人似的。两天没吃下半碗黑豆饭。

夜来了。他看着孩儿在炕上躺下睡去，泪水儿就顺着脸面流。他挟了唢呐走出村舍，在黑古隆冬的沟口坐下来，坐在一块崂石上。他后悔不该对惠子说那些话。惠子是他的爱妻。他需要她……这么地想着，他竟觉着是他害了惠子。

面前是黑沟，秃岭，咕咚咚流淌的苏家河。梁旺泉一咬牙，掂起唢呐，呜呜咽咽地就去吹。吹的什么曲子什么调，他全然不知。于是，满沟里便到处都是唢呐的呜咽……他鼓着腮帮子，忘情地吹着唢呐——他在为婆娘的亡灵而吹唱……

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旺泉爹来到了沟口，站在梁旺泉的身边，神情忿忿地说：“死了好，我梁家的门面是清白的！她没辱没……她是个烈女子，日后县志上会记有她的名节呢。”

没有月亮。梁旺泉抬头看着爹的黑色的影子，半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旺泉爹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旺泉呀，你也是个五尺高的男子汉，你怎的就这么窝囊？你真真的一个熊种呢！难道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梁家受欺侮吗？”